

叶圣陶传记

陈辽



叶圣陶传记

陈 辽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叶圣陶传记

陈 辽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6 字数195,2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 11351·004 定价: 1.85元

责任编辑 朱述宾



叶老近影

前 言

拙著《叶圣陶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1984年再版）出书后，我就不断收到一些大、中、小学教师，大、中、小学学生，编辑、出版工作者，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的来信，希望我把叶老《评传》中的传记部分划出来加以补充、发展、改写，为叶老单独写一本生平传记。这些信件的主要意见是：《评传》主要是写给文学研究者、高等学校文科教师和作家们看的，而他们更需要看到一本全面、系统地描叙叶老生活道路、战斗道路、学习、为人以至处世、交友之道的专门性的传记，以便更好地向叶老学习，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我认真考虑了读者们的意见，决定接受他们的建议，另写这本叶圣陶传记。

近几年人物传记出版了不少。写法也是各式各样。可谓百花齐放，各有各的门道。大致区分起来，实际上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严格按照人物历史言行的真实，写出这个人物的本来面目，但又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以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为思想指导，把人物的历史真实贯串、联系起来，写出这个人物以及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本质方面来。梅林的《马克思传》、巴比塞的《斯大林传》，就是这样写的。另一种写法是，只在主要历史事实、人物的主要言行方面不违背历史真实，其余则加以想象和虚构。英格丽·褒曼、艾伦·伯志斯合写的《英格丽·褒曼传》以及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一译《无脚飞将军传》）便是如此写的。介乎这两种写法之间的也有，但或者倾向于采用前一种写法，或者倾向于采用后一种写法。而我的主张是，人物传记应该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必须运用传记人物本人和他的同事、朋友们所提

供和记叙的他的言行的第一手材料；即使是运用第二手的间接材料，也必须在经过筛选、考证可以确证其真实性后才加以选用。一句话，传记作品必须是记实作品。这本传记是我这一主张的实践的产物，是采用第一种写法写出来的。

不是说第二种写法就绝对不好。但那种写法常常会出差错以至贻笑大方。譬如有这么一本传记，写主人翁在一次大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单就文字本身来说，倒是蛮生动的。但是，亲自参加那个大会的同志们纷纷指出，那次大会，传记的主人翁根本没有参加，因此那篇演说纯属子虚乌有。如此写作人物传记，我认为是不严肃的，也太冒险了，我不想写这样的人物传记。至于写传记小说、传记文学剧本或传记电影文学剧本，那当然不在此例。它们不但允许而且完全可以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和想象，但这和写作传记毕竟是两回事。

因此，在这本传记里，我有时整段摘用叶老关于他生平事迹、言行的记述。而只是把叶老的第一人称“我”改写为第三人称“他”。一则，这是最可靠的有关叶老的第一手材料；二则，这些文字，叶老写得很精炼，文字美妙极了，如果我硬要把它改写或另写，只会损害叶老原作的语言美和文字美；三则，这种做法在我国的历史人物传记中是有先例可循的。譬如，《史记》中的《屈原列传》，有这么一段话：“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就完全出自刘安之口，是从刘安的《离骚传》中摘录下来的。但因为司马迁同意刘安对屈原的这一评价，而且这段文辞很优美，所以司马迁把刘安的话摘录进了他的《屈原列传》。既然司马迁可以在《屈原列传》中一字不差地摘用刘安《离骚传》中对屈原的评语，我又为什么不能摘用叶老对于自己生平、思想、言行的记述呢？不过，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未能开出他的参考书目和材料及其出处，我则向国外的传记作品学习，在书后面开列了本书写作时

采用的参考书目和材料以及它们的出处，用以表示我对这些参考书目和材料的作者们的谢意，同时也是为了便于读者和研究者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叶老时作参考。

叶老一生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1925—1927年的大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新中国整整八个时代，但他始终和时代一起前进，而且和人民一起站在时代的前列，这在我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中可以说是难得的、稀有的典型了。中国老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新道德，在他一生的言行中都有集中的表现。我们现在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叶老一生的言行，特别是他在新中国生活期间的言行，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生生的典范。大家向叶老学习，一定会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定会有助于四化建设。如果这本传记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能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产生一点促进作用，我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陈 辽

1985年11月15日于南京

目 录

前 言	1
1. 向叶老致敬	1
2. 难忘的童年	7
3. 在书塾里	12
4. 十一岁考秀才	16
5. 进了洋学堂	21
6. 远足,踢足球,骑马,兵操	26
7. “此万恶之政府,断乎其不可恃矣!”	31
8. 在辛亥革命最初的时日里	36
9. 剪掉辫子,“我生自今日始”	40
10. 参加社会党	45
11. 当了小学教员	50
12. “自问是不是贡献得欠多?”	55
13. 写文言小说	60
14. 《穷愁》及其他	64
15. “打彩票式的结婚”	68
16. 角直——第二故乡	73
17. 投身于“五四”运动	79
18. 参预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84
19. 叶圣陶和朱自清	89
20. “我的职业,第一是编辑”	94
21.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100
22. 《公理日报》	105
23. 叶圣陶和早期共产党人	110

24. 大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倪焕之》	115
25. 不参加“左联”的左联成员	120
26. “九一八”，“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日子”	125
27. “多收了三五斗”	130
28. “开明的书不马虎”	135
29. “不扫妖氛誓不还”	140
30. “经年流寓全家瘦”	145
31. 乐山被炸	150
32. 成都近县视学	155
33. 蓉桂之行	159
34. “答复朋友们”	163
35. “你要出去，到延安去！”	168
36. “把途径和方法”“尽量公开”	172
37. 乘木船东归	177
38. “打内战，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的”	182
39. 人民的代言人和斗士	187
40. “从践履方面努力”	192
41. 进入解放区	196
42. 改进文风、改善语文教学、改革文字	201
43. 从来没有以“官”的身份出现	206
44. 歌唱新中国，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211
45. 为文学新人开路	215
46. “文革”中大病	219
47. 对下一代传帮带	224
48. 垂老之年勤写杂文	230
49. 对朋友、对同志极端关心	234
50. 一代师表	239
本书参考书目和资料	246

1. 向叶老致敬

1984年12月29日，北京京西宾馆的礼堂内，灯火通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开幕式。

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著名作家和文艺界有关负责人。

与会全体代表以及在京文艺界人士一千二百人参加了大会。

当唐达成同志宣布“现在宣读文艺界的老前辈叶圣陶的贺信”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播音员以爽朗、悦耳的音调播出了九十高龄的文坛寿星叶圣陶的贺诗：《迎接大变革的时代》：

咱们祖国面临大变革的时代，
前无比配，开创将来。
象初升的朝曦，
已经望见明耀的光彩，
象刚醒的早潮，
已经听见波动的澎湃。

大变革的时代昂首阔步，
文艺界怎肯辜负。
还是那句话——“深入生活”，
百业之中采精素。
不匆遽，不粗疏，水到渠成动手初。
试想想，二十一世纪初的文艺博览会
将是个怎样的规模？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好诗句，向来传诵，
但是也不妨请教诗翁：
“您为什么不‘超以象外’，
光看庐山几阵云雾几棵松？”

画龙的事也可以借用，
头甲鳞角，张爪曲躬，
纤屑靡造，无笔不工，
偏偏漏画了全神集注的双瞳。
欣赏这样的画龙的，
大概仅有自名好龙的叶公。

大变革的时代向文艺界招手，
严肃认真的文艺界谁甘落后。
听好些有心人欣然传告，
如今已经涌现不少好苗头。
那么，二十一世纪初的文艺博览会
虽然不到场，也知道唯今独有。

1984年12月24日作

当播音员播读叶老的贺信时，全体到会同志凝神静听，向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文坛寿星投出了敬佩、惊讶的眼光：九十高龄的老人，竟还能写出如此激情、如此美好的诗篇！

也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丁玲，向叶老点头致意。是叶老把她引上了文学道路，因而她由衷表示了她的敬爱之情。

七十四岁的香港老作家李辉英从台下前排向叶老投出表示敬意的一瞥。也是叶老发表了他的处女作。

著名散文家秦牧则久久地注视着台上的叶老。在他二十七岁那年，叶老就替他编辑出版了第一本集子《秦牧杂文》。

部队作家徐怀中、李英儒、王愿坚也在各自的座位上向叶老表示敬意。二十五年前，叶老曾经评论过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说他一看就让它吸引住了，有空工夫就继续看，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说《我们播种爱情》是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必然会得到读者界一致的承认；说小说的情节那么繁复，人物也不少，组织在仅有三百多面的一篇里，叫人觉得又充实又紧凑，进入一个生动的新境界，受到精神上的鼓舞，这样的功夫不容易；说他对徐怀中心志怀有极大的希望，希望徐怀中兴起健笔写个续篇，描述今天蓬勃发展的新西藏。而徐怀中那时才是个三十岁的青年作家。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出版不久，叶老也为它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说“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优秀作品”，并非过誉；最可喜的是这里头描写了好些个可敬可爱的人物，他们的性情和作风并不一样，可全都是忠心耿耿，百折不回，愿意为党为人民献出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说小说中的金环给妹妹银环的遗书长到五千言，表示她对党对工作对生活种种方面的看法，读她这封长信，结合着小说中关于她牺牲以前的描述，不能不深深思索，对这个革命的女性怀着无限的景慕；说小说写由敌伪占据着的古城，用一种阴暗的色调，叫人感到窒息，从而产生急盼春回大地的愿望，写根据地跳山，色调就完全不同，那么鲜明，那么愉快，叫人很想亲历其境，单看杨晓冬进城工作了一阵之后回到跳山去的那一节，几个人一路谈山中四时之景，多富于美学观点啊！说他对作者李英儒同志，表示恳切的敬意。而叶老写这篇评论文章前，与李英儒并无一面之交，他完全是从促进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这一前提出发，自动写这篇文章的。王愿坚同志对叶老致敬，同样是出自真心的。1958年，他的《普通劳动者》刚刚发表，叶老就写了《〈普通劳动者〉是一篇很好的小说》的评论文章，说看了这

篇小说，不由你不想，不由你不细细咀嚼含蓄在故事里的意思，待一想一咀嚼，就觉得含蓄在故事里的意思非常美，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美，因此我说它好；说小说全篇有六七千字，笔墨都用在描写上，主要描写林将军和小李，描写他们的状貌和动作，描写他们的谈吐和心理，种种描写集中在一个目的，就是描写他们的精神面貌；说这篇小说写景写物都精，写进去的都有用处，不浪费笔墨；说小说的结束真可说“余味不尽”，叫人想得很多很远。当年，王愿坚才二十九岁，作品并不多，却得到了叶老的如此重视！

但是，会场上的代表这样凝神静听叶老的贺诗，这样一致地对叶老表示敬意，不只是因为叶老引进、提携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还因为这位文坛寿星是我国的最早新诗人，我国新型童话的奠基者，“五四”以后我国著名长篇小说《倪焕之》的作者和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名篇的小说家，我国第一流的散文家，我国第一批创作了话剧和歌剧的剧作家；也不只是因为他是目前国内年事最高、著述最丰的老作家，而且还因为他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编辑家、文字改革家、民主运动的斗士，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努力不懈的革命老人，真正的一代师表。

是他同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等人一起创办了我国五四以来最早的一个诗刊《诗》，并和朱自清、俞平伯、郭绍虞等七人合出过八人诗集《雪潮》，在我国诗歌界产生过很大影响。

是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现代童话集《稻草人》，奠定了我国新型童话的基础。

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被誉为“扛鼎之作”；他的短篇《一生》、《潘先生在难中》、《恐怖的夜》、《多收了三五斗》等作品，多次被收进教材，成了短篇小说创作的范本。

他的散文作品达几百万字。郁达夫说：“我以为一般的高中学生，要取作散文的模范，当以叶绍钧的作品最为适当。”阿英说，

他的散文，“每一篇都可以说是非常精妙的佳构”，“真不啻是一首非常成功的、优美的、人生的诗”。

他的话剧《愚亲会》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他和何明斋合作的童话歌剧《蜜蜂》、《风浪》，曾为广大小读者所喜爱。

他编辑过《小说月报》、《中学生》、《国文月刊》等几十种刊物，这些刊物在读者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他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几十年间，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各种各样与教育有关的教科书、教学、文学等方面的书籍。

他和一些文字改革者一起，在我国最早提倡简化汉字（当时叫“手头字”），而且至今还在关心和促进文字改革工作。

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他所编写的教材，培养了整整几代青少年，他所撰写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达数百万字。

他从建党初期起，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反对蒋介石集团，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在社会公众的眼中，是把我国的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集合在一身的令人崇敬的老人；他在家庭里，也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爷爷。

叶圣陶，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师表。

他所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难怪贺诗刚刚播读完，会场上响起了更加热烈的长时期的掌声。胡耀邦、胡启立、万里、习仲勋、乔石、薄一波、谷牧、王

首道、刘澜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一面鼓掌，一面向叶老点头致敬。

这样的一个大写的人，是应该为他写本传记的。

2. 难忘的童年

叶老在八十九岁时为《中国老年》写的《略述我的健康情况》中说：“寿命短长大概决定于不容易计算的种种因素，有属于父系母系历代的遗传的，有属于本身现实生活的必然原因和偶然原因的。现在我活到八十九岁，我父系母系两代长辈中有四位超过‘古稀’，或许是若干因素之一，也未可知。”确实，叶老的祖母和父亲享年七十二岁。外祖母高寿八十六岁。叶老的母亲更是长寿，九十六岁，1961年才逝世。不过，叶老长寿，也和他有过一个正常的童年生活有关系。

1894年10月28日（甲午九月三十日）叶圣陶生于苏州悬桥巷一个清贫的家庭里。悬桥巷是在悬桥旁边的一条小巷，长方形的石块铺成的街道，只有两米宽。叶圣陶家的房子，与这条巷子里其他平民的房子一样，也是低矮而狭窄的，只有四小间，吃、住、睡、待客都在这四间小屋内。

叶圣陶出生时，中国和日本之间正进行着甲午战争。战争起初在朝鲜境内进行。1894年9月中旬，日军攻陷平壤，清军退出朝鲜。10月间日军强渡鸭绿江，一路向牛庄方面追击，另一路沿海岸向旅顺进迫。辽东半岛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距离辽东半岛数千里之遥的苏州，也感觉到了这次战争的影响。市民们通过从上海来的《申报》，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战争失利的消息。茶馆里，酒楼上，客厅中，书房内，关心时事的人们议论着战争的可能结局。国家动荡，人心不安。叶圣陶在这样的时刻里诞生，他的父亲真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四十七岁中年得子，忧的是国家如此多难，孩子的未来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

叶圣陶的父亲叶仁伯在苏州市一个姓潘的地主人家做帐房，苏州管这个行业叫“知数”。这家地主的帐房有好几个，叶圣陶的父亲管事不多，禀性又比较淡泊，所以，他在世时并没有置下房地产。辛亥革命后，叶圣陶的父亲在“租粮并收局”做过类似今天会计的工作。这是苏州地主临时组织起来的一个机构。由于辛亥革命后农民抗租，地主们就组织了这个机构与农民谈判交租事宜。叶圣陶说“他为人忠厚笃实，我懂了事就佩服他”。当时，一家六、七口人（叶圣陶的双亲；叶圣陶的祖母、外婆；叶圣陶和他的两个妹妹）全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生活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

叶圣陶的母亲朱氏，忠厚寡言，勤劳家务，叶圣陶对她极其敬重、孝顺。

童年的生活，因人而异。有的幸福，有的痛苦，有的欢乐，有的酸辛，但总是使人难以忘怀，在回忆中复现。从叶圣陶后来写的一些涉及他童年生活的散文和杂感中看出，叶圣陶的童年，是一个正常的童年，平稳发展的童年，并没有多少传奇性的故事，但也有一些事在他进入中年、老年后不时记起。

叶圣陶幼年时不爱吃食，绝不吃肥肉，但爱吃各种鱼，爱吃藕与莼菜。每当新秋的早晨，家门前经过许多乡人：男的紫赤的胳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躯干高大且挺直，使人产生健康的感；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头巾，虽然赤脚，却穿短短的夏布裙，躯干固然不及男的那样高，但是别有一种健康的美的风致；他们各挑着一副担子，盛着鲜嫩的玉色的长节的藕。在产藕的池塘里，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边，他们把这些藕一再洗濯，所以分外洁白。他们要稍稍休息的时候，就把竹扁担横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随便拣择担里过嫩的“藕枪”或是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过路的人就站住了，红衣衫的小姑娘拣一节，白头发的老公公买两支。叶圣陶吃着鲜嫩的雪藕，一种清淡的甘美的滋味久久地留